



泥塑艺人 于庆成的生活

■ · 段丽杰

快乐的“老流氓”

老于全名叫于庆成，是一个捏泥人的。一进他家，最先看到的是满屋的泥人，来不及说话，那些活灵活现的泥人让你说不出话来，只有感叹的份了。老于的泥人，全都是最最乡土的农村人，不论是老人、孩子还是女人、男人，全部来自于农村最底层的人群。从这些泥人身上，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生活的是怎样的一片土地，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。正如老于所说的，他的泥人，不是体积，而是一种气氛。

老于出生于天津蓟县，1960年随家人进城吃上了商品粮，1966年正赶上社会上号召不在城里吃闲饭，全家因此由县城迁往农村，没过上两天城市生活的于庆成，重新回到了村庄。从小就喜欢画画的于庆成在苦与累中却找到了乐趣，那就是用随手可得的泥土捏泥人。

每天早晨，于庆成早早地就起床，第一个来到生产队，等待着队长分配活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的心早已飞到了辽阔的田野里。每回，队长都是第一个把活分给于庆成，接到任务，于庆成马上跑到地里，把该干的活早早地干完了，就在田边捏起



他的头上，他把握好的泥人放在豆棵底下，等回来的时候再接着捏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村子里方圆百里的土地上，人们经常会从地里挖出泥人来。当人们吃惊地看着这一个个性妙惟肖的泥人时，于庆成正躲在一边偷偷地笑呢。

痴迷于捏泥人的于庆成，在那时，招来了无数不解的目光，一个大小伙子，每天最喜欢盯着大姑娘小媳妇看，就连憋嘴没牙的老太太也要盯上老半天，这么大的人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。于庆成捏的泥人大多为裸体形象，有些还是性器官的夸张描绘，因而有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“老流氓”。他们不能理解，在捏泥人的过程中，带给于庆成的那份快乐。

不理解他的还有老父亲，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，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着家里六七口人，儿子整天沉溺于捏泥人，连老父亲为他找的工作，没干几天也不干了。看着满屋没有什么大用途的泥人，生气的父亲把它们全砸碎了。从来没跟父亲顶过嘴的于

庆成这回为了这些泥人和父亲红了脸：“这些都是艺术。”

疼爱孩子的母亲虽然不理解儿子这些泥人到底能有多大用途，但这是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让她一直支持着这个不被别人理解的儿子。“捏泥人虽然没多大用，但至少孩子没有学坏”。

在母亲的支持下，父亲看着儿子捏出来的活灵活现泥人，也不忍心砸了，而且在人多屋少的情况下，还特意给他的泥人准备了一间屋子。

有了家人的支持，贫穷与困苦对于庆成来说，算不了什么，他的泥人世界，就是他的全部，就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，他的泥人都是开怀大笑，看不到愁苦的影子。

艰难的求学之路

1973年，天津美院到蓟县招收工农兵学员。等他知道的时候，人家早已经走了。他想起过去曾把捏成的泥人拍过一部分照片，就怀着试试看的心里寄给了天津美院招生办。照片寄出去一个月无消息，幸好后来有一个天津交活的机会。美术学院的王兰成老师接待了他，让他先回家等一等。

于庆成回家等了一星期，天津美

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，并附来一张登记表，要他立即办入学手续。大队党支部书记冷冷地说：“我们没推荐你，你凭什么上大学？”于庆成说：“学校要我，您就帮把手给盖个章，我这一辈子就有了。”

书记一听就火了：“学校要？他们没这个权力！现在是贫下中农说了算。”

一次不行，两次，两次不行，三次。说多少好话也暖不开书记的心，在那个年月推荐富农子弟上学，那可是立场问题呀！

于庆成盖不了章，又去天津找王兰成。王老师说：“你继续办，我们等着你。今年办不成，明年接着办。你什么时候办成了，什么时候来。”

第二年招生工作又开始了，于庆成被列为美术专业的第一个。就像第一年一样，他努力了几个月，这个章还是盖不上。

第三年，天津美院的一位老师亲自从蓟县给于庆成送通知，对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一定办成，9月10日去学院报到。但是大队仍然不给盖章。于庆成去县里找文力主任，找副县长，一直努力到11月，最终也没办成。他绝望了，想死，可是他死了妈怎么办？妈太爱他，他要死了，妈也活不成。不行，不能死。面对苍天，面对大地，面对不容他生长发展的乌云大山，他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：“我要活！”

十几年过去了，青春在艰辛和屈辱中度过，直到于庆成落实政策被分配到文化馆工作以后，他才和盘山中学的姜秀英结为伴侣。那一年他已经三十六岁，姜秀英和他年龄相仿，又是教高中三年级的老师。可是因为爱上了于庆成，就承担了家里的一切劳动。姜秀英从日日月月耳濡目染，到夫做妇随，成了于庆成的好帮手。她学会了和泥，学会了烧窑，学会了捏泥人。有一次，于庆成外出半个月，当他回家的时，看见妻子早就给他和好

了一堆泥，还做了几个泥人，其中一个叫做《老太太剥棒子》。看着这些泥人，于庆成觉得妻子是这么好，他们爱得是这么纯真、这么美，他们的年龄虽然大了，可他们的爱情却似恰在青春少年，充满了活力和激情。生活使他感受到：人可以衰老，爱情却可以永远年轻。

像爱惜生命一样 珍爱自己的创作

热爱生活的于庆成，更像爱惜生命一样珍爱自己创作的泥人。有的人对这种赤裸的女泥人看不惯，骂作者是“流氓”，于庆成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虽然是裸体，但她们是天真无邪的。我用一颗孩子无邪的心来塑这几个母亲的形体。这里所表达的没多少文化，朴实、单纯、憨厚、开朗，怎么野呢？采用漫画式的变形体态，大乳房、大肚子、大脚片，手扬起来，肚子挺起来，头发吹起来，让人物真正地解放、痛快。农村的妇女太苦了，地里的活，家里的活，洗衣做饭，侍奉公婆，抚育孩子，伺候丈夫，再加上传统的三从四德、三纲五常道德的束缚。该她们痛快一把了！”这种被压抑后的解放，正是于庆成多年的生活感受，在这件作品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深深地扎根于生活，一刻也不脱离生活，构成了于庆成艺术之河的河床，吸取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加以消化吸收，创造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、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个性，就是于庆成艺术之河的滔滔流水。如今这河水已经从石缝、峡谷中冲突而出，受到世人的瞩目。这河水流到玉石庄，遇到了知音——玉石庄党支部书记韩振。这个精明强干的汉子要以文化为驱动发展旅游，业带动全村人致富，慧眼识真金，看上了于庆成的泥塑艺术。由他出资在北京历史革命博物馆搞了于庆成泥塑展览，

又在玉石庄建造了于庆成艺术馆。

老于的孝顺，是非常出名的。他的一个学生说，于老师在母亲去世后，总觉得对妈妈的孝心尽得不够，怀着这种内疚，老于捏了一个泥人，就是一个儿子，跪在地上，双手虔诚地高高举起，手心托着自己的老母亲。在拍摄这个泥塑作品时，我在拿开她母亲的照片。这时，于老师急忙跑过来：“这个你不要动。”他亲手把照片拿开，放回去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。从他的动作中，我感觉到他对母亲的爱有多深，也不难理解，在讲到母亲的时候，老于没有任何的过渡，就已经开始落泪了。

说到妻子的时候，老于又一次掩面而泣，这泪水中，有对妻子的感激，更有对妻子身体的担心。妻了得的是癌。当老于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他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。从他这句话中，我们能感觉到妻子这些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以及老于对妻子的依恋。老于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没有她就没有这些作品，这些作品就是我的生命。”

